

默僧自述



張默生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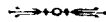
默
僧
自
述

東方書社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

述自僧默

每冊定價四元四角



版權不
有翻印

著者 張默生

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

發行者 王曉薌

發行所 東方書社

上海：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

濟南：院西大街

重慶：民生路

成都：祠堂街

默僧自述

張默生著

幾度沉迷幾度醒，
襟邊紅淚已成冰；
荒山虎嘯鶻啼月，
我是垂垂入定僧。

余昔年別號「默僧」，時友人馮沉君先生贈以此詩，計已二十餘年矣，回首半生來之遭際，幾無一不與詩中暗合，奇哉！謹錄以弁其端，作默僧自述。

默僧自述第一冊目錄

一、斷續求學記·····	一
二、教學相長·····	二一
三、可念哉——疑·····	三一
四、青島遇難記·····	五一
五、朝鮮亡命記·····	八二
六、長江飄流記·····	一一八
七、奇人奇事之一束·····	一三八

一 斷續求學記

余小小不知力學，好嬉戲，然資質頗不鈍，四歲能記簡單賬目，九歲能爲人書屏聯；顧家道寒微，入青州中學二年半即輟讀。余父，前清舉人。母，焦氏。生女二：一孀，一待嫁死。子三：仲事軍政，今爲敵俘去；季習醫，現充西康會理衛生院院長；余其長也。余父自十八歲即以教讀爲業，清末，思想大變，倡革命。民元，力主毀廟興學，率衆搗毀城隍廟，全縣駭然，幾於激成民變。旋豪紳以全縣人民名義，上控成訟，爲期凡三年。時袁世凱帝制自爲，專以摧害黨人爲事，余父幾遭不測者屢屢。因是薄產蕩盡，一貧如洗，而余之續學更無望矣。在家隨先母操作，樵薪汲水以爲常，日不得飽，取藜藿充飢。余父租地四分，教習農業，以備爲人傭工，自謀生活。會余舅父輩有在天津習鞍轡業者，召余往習藝。終日理獸皮，臭氣蒸騰，損人脾胃，飯時常氣噎不能下；以視前之郊外操作，笑傲乾坤者，不禁興雲泥之感。蓋余性愛自由，喜挑達，好

歌唱，驟入樊籠，則毛脫羽斃，真有難言之痛矣？憶余初入中學時，嗜軍樂，習各項運動，尤好攀高大樹木。每據樹巔，俯瞰周覽，常睥睨芸芸衆生，作振翮奮飛之想；饒學家居，則於勞作中，不忘弄短笛，歌俚曲，於農隙之際，則習崑曲，奏檀板。一旦遇其素性，強以其所不欲爲，勉以其所不堪爲，雖謂迫於飢寒，然捨此卽無謀生之道乎？

不久，應父召至濟南，思以傭書爲生。得父執介紹，先至法政專校繕寫石印講義，按字數計酬，曾憶於文具店中，購一新筆袖往，晉謁該校之發稿人，彼投我以目，似見我衣服破舊，言語舉止未脫鄉俗氣，意甚輕蔑之，唯曰「且候，稿至卽分繕。」然余呆坐半日，親見分稿數次而未及余，余亦不敢問。至午，出外少進膳，復往候，又半日，仍遭白眼。日暮，慚回寓所，余父一見卽問曰：「是日共寫幾張？」余悲梗不知所對，伏床大哭。經父一再慰問，乃訴其日所經歷，亦祇相對嘆息而已。

後又至工業專校充錄事，初則繕寫公文，繼而調至謄印室填寫講義中之英文名詞，蓋同事中尙無諳識英文字母者，故遇有物理化學上英文名詞則空出之。往者，此類名

詞，係由教員書於黑板，令學生自填；今則余堪任斯職，因博師生之歡，而校當局遂提升余爲錄事長，負全校講義謄印之責。月薪初爲八元，繼則十二元，後又增至十四元。爲時凡三年，尙能稱其職守。時趵突泉歌藝雜劇，盛極一時，而鑼鑼大鼓，尤稱絕唱。以工校逼處其側，遂得時往竊聽；所謂竊聽者，不付戲資之謂也。聽之既久，漸能效其歌聲，聞者均以爲極似。往往於謄寫之際，且書且歌唱，同事之間，樂也融融。每自慶得其所，不復有上進之志。後以主管人之遷怒，當場辱我，始憤而辭職，西走曹州，續學省立六中。計自青州輟讀，忽忽已五年於茲矣。前之所學，強半遺忘，驟視編級試題，幾不知其何云，遑言致答？幸此時余父已在校中任教，得從中通融，始暫允入二年下期肄業（時中學爲四年制）；否則非從第一年課程讀起不可也。

時曹州盜賊如毛，匪衆散處曹屬各縣約數萬。縣城鄉鎮，一夕數驚，途中行旅，尤堪戒慮。余之不遠千里而負笈於此者，固由於余父在校得以有所依靠，然學校辦理之善，早已樹之風聲，此則具最大之吸引力焉。校長叢禾生先生，山東文登人，爲前清科

第出身，而又留學東洋，習教育。回國後，任省署科長。提學司王鴻先生深敬重之，請其出長六中，先生慨然允曰：「教育事業，爲我之素志；然我不去則已，去則非二十年不可。在此二十年中，卽昇我一教員，一小小職員，我亦樂觀厥成耳。」後先生果長校二十餘年，復自請改充圖書館主任，兼國文教員。直至抗戰軍興，始以年老未便西來，赴濟南閒居。聞敵人數度敦請其出而任事，均堅詞拒絕，遂鬱鬱以死。

當其初長校也，卽提倡學生自治，最著成效。吾國學生自治會之倡導，蓋自叢先生始，聞與英國學生自治會之成立相先後焉。余之轉學六中時，爲民國六年春季。其時學生自治會之具體組織，名曰「自治團」，團有團長，下分各隊長，每月由大會選任一次。團中紀律森嚴，觸犯之者甚於觸犯校規。一切日常生活及進德修業之事，皆由同學互相督勸，校長、學監、及全校教員，皆負輔導之責。團爲軍隊組織，其性能則不同：有糾察隊、有清潔隊、有勞工隊、有拳術隊，有軍事操隊。隊員月須改屬一次，以求平均練習。每日課罷，諸隊齊集操場，由團長發號施令，各隊卽分別活動，一小時後，集

合散隊，不許有絲毫苟且也。於散隊前，必有一師長作簡單之訓話，或揭示聖賢語句而解釋之。每屆隆冬之際，則於黎明前舉行跑步半小時，而早自習尙須燃燈焉，風雪無阻，此亦叢先生之所提倡，名曰「寒稽古」，蓋襲用日本名詞也。先生又採取耶教中禮拜之意，於星期日上午必有全校之集會，除報告每週校政外，由教員數人，輪流講述大學中庸，周而復始，二十年來行之無間。先生更極力提倡歌詠及話劇，高年級並試演英文劇；常自作歌自唱，令全校學習，真洋洋乎益耳哉！又提倡着粗布制服，先生必身先着之；提倡食黑麵粗糧，先生必身先食之。嘗曰：「曹樹之所以多匪者，以困於衣食耳。汝輩若思美衣豐食，不惟昧於稼穡之艱難；試思處此貧困環境，豈容汝輩逍遙自在乎？」其堪稱教育界之先覺者，尙有對於「性教育」之重視。蓋逸則思淫，故其教育主旨，不許學生有片刻閒暇；然又慮及少年血氣方剛，不克自檢，以致斲喪其有用之身，故又嚴厲取締「言情小說」，得則焚之，自稱曰「秦始皇」。亦常於深夜中竊聽各寢室，或於日間巡視各床舖，如發覺有同床而寢者，或有遺精嫌疑者，必指名傳去，作溫

謬之告誡。並時以過來人之資格，作現身說法，而爲周詳之解釋。亦有已婚之學生，窺見其思慕情切，反足以妨其學行，則寧給假數日而使之歸。要之，先生之苦心孤詣，難以縷述。故其感人之深，使衆之愛戴之也，實勝於人子之慕父母。果也十年之後，曹屬人材濟濟，幾爲齊魯冠。卽至北平升大學者，僅六中一校，亦佔全省之半；其後留學東西洋者尤多。自民國十七年以後，山東教育大權，均握於曹屬六中同學之手，故當時有一流行語曰：「六中、北大、哥倫比亞！」意謂非此系統，勿思在教界得志焉。其後又喊出一口號曰：「攻打曹家莊！」一如水滸傳中之攻打某某莊者然，蓋以其大權久攬，故人多恨之。余之述此，固藉以見叢先生二十年樹人之志，及身而樂觀厥成；亦以誌吾於先生嚮往之忱，情不容已，故不憚辭費也。先生於學，亦無所不窺，然獨力倡陽明良知之說，並有「心學會」之組織。余因得讀陽明全集，兼涉諸子之學，是爲余專心讀書之始。惟余放蕩數年，頗不耐拘束。同學中之研究陽明者，多以聖人相期，以道統自任；余則無此大志，且對聖人道統之說，頗致疑問。同學中讀陽明書者，多正襟危坐，

如對神明；余則於暑期之夜，裸體讀之，案頭置西瓜，且啖且讀且圈點，時有會心，則拍案稱快，胸襟壯闊，得未曾有。假令叢師當此，不知其誠我乎？抑許我乎？

有父執苗子久先生者，以狂蕩不羈，作官犯法，居牢獄者五年，於耶教經典，大有創獲，著述甚富。余曾見其前後判若兩人，因以憧憬宗教之感引力，乃於暑假年假，赴濟南從之習聖經。先生每以己之罪行，現身說法；巧譬妙喻，誨人不倦；余乃嘆服其信仰之篤，學問之博，爲不可企及。然其中古式之宗教氣味太重，是可議者。余於「預言」「奇蹟」，都不之信，乃得其治學方法以去。彼於治經也，力主以經解經，所用純爲歸納法；並謂代聖立言，猶如代傳口信，減一句不得，增一句不得，否則卽爲負人之所託。余因宗教義理之觀摩，常以之警解宋明諸儒學說，而每獲新義。不知者，以余別有宿慧，實則另習得一套法寶也。

民國八年，余考入北京高師英語部。同班中後之知名者，有初大告君、熊式一君、李澄之君諸人。李君，山東臨沂人，於此次抗戰中，在魯任重要工作，前歲爲敵俘去，

敵酋審訊之曰：「爾何以反對我大日本，作此愚蠢事？」答曰：「不如此愚蠢，我國家民族必無出路！吾國古有愚公，以太行王屋二山障阻行旅，誓以其力移之，並以此志傳其子子孫孫，山不移，此志不能改。今吾之愚，有愧愚公多矣！……」語未畢，而敵酋肅然爲敬，傳語左右曰：「此是大英雄，當優遇之。」今開猶在敵中。熊君，江西南昌人。其在校時，似不肯用功，終日與電影界相往還，精研美容術，挑達善謔，同學多竊笑之。然十年之後，以介紹「王寶川」一劇，馳名英倫；繼有「西廂」之邊譯，亦轟動一時；其他譯著尙多，不及備述。初君，山東萊陽人，年來充復旦教務長，今爲中大外文系教授。余與之同班時，曾憶其善於發音，嫻鋼琴；大學畢業後，又入英文研究科；於北平教界服務多年，復留學劍橋大學。曾以邊譯吾國名著，大爲英儒所重。其所邊譯者，計有老子全書，宋詞選，晚明小說選，均由劍橋出版部印行，此在其本國學人中，亦殊不易得。尤以詞選一書，其匠心獨運，爲中詩英譯另闢一新境界。當時三君之中，余與李君談最密。以吾二人同醉心於新文化，同喜讀耶教經典，而又同一寢室，往往竟

夜侈談，擾人清睡，大爲同室所不喜，屢受警告，亦不能改。詎意肄業半年，而胞妹之死耗傳來；旋因母喪返里，遂而休學。余不得隨諸學兄之後，曠事學習，進窺世界文藝園地，蓋亦命也！

先母逝世後，余父卽由曹州六中辭歸，情志沮喪，悲不能抑，乃藉種菊以忘憂。余亦助父担水澆花，暇則從父治經學。父精於易，因得一究天道人事及禍福休咎之理。其時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書，亦閱讀數遍，並爲之分段標點，以究其文章脈絡。竊見呂覽之結構緊嚴，淮南之體勢浩瀚，當爲習文者所不可忽視；然爾時其於二書之博採百家，折衷於道家言者，尙未及深切注意也。

次年暑後，余再至高師復學。因年來所致力者，於國學方面獨多，且於此亦發生極大興趣，乃請求轉入國文部，不許。復經入學試驗，始獲所願。時逢五四運動以後，學術界蓬勃煥發，有文藝復興之勢，縱而整理數千年之古學，橫而吸取各國之新說。余好奇心盛，求知若渴，乃奔馳於新舊兩途，忽而南轅，忽而北轍，橫衝直撞，不暇辨其得

失。於新者，愛好當時之新文藝新學說；於舊者，致力清代漢學家之積業；然於周秦諸子之學，則置之第一位。其他有關學說，無非借以爲比較研究之資耳。當時治諸子，亦無所別擇，得之即讀，讀時輒稱快，在校四年，晨起燃洋燭三分之二始放曙。爾時所用皆笨工夫，即圈點文注是也。余於校中課程，多無興趣；並發現校中教授，亦多數衍塞責；即赫赫有名者，亦不過「打礮戲」差強人意，餘則無所啓發也；因而決定銳意「自學」。習知某教授不常點名，於上課時輒溜入圖書館中，自習所好。分數名次，從不計較，然以保持不降級不開除爲原則。貧兒無錢買書，一被斥退，向何處尋覓偌大之圖書館耶？然京中有中外名人學術講演，則必往觀聽。曾爲聽羅素講演，被爬手竊去半年之學費，家中無力續給，因以吃苦不小，故至今仍在記憶中。

亦有使我永不能忘懷之一快事，即梁任公在北大禮堂公開批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也。梁先生於事前自登啓事於報端，謂某月某日赴北大禮堂批評當代兩巨著：一即胡著，一爲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，先以胡著爲始。並謂凡前往聽講者，每人須購書

《學史》一部，以資對照。時胡先生名聞海內，青年之治學者，微論鑽研西學，或整理國故，無不奉先生爲圭臬；今忽跳出「老將黃忠」，又係久已知名之國學大師——梁任公先生，叩關挑戰，實不啻青天霹靂，而學海中驟起狂瀾。自梁先生之啓事登出，商務書館所存胡著哲學史，頓售一空；該書館急向交通方便之各分館索貨，仍屬供不應求。各學校生，日望戰期是臨，竟恨時光之來遲。及期，余持胡著前往，而北大禮堂已萬頭齊攢，人山人海矣。是日不惟室內無一隙地，而十數窗牖之上，亦感人滿爲患；寢假而室之外圍，亦有無數翹足側耳靜待竊聽者。梁先生果出馬矣，手持胡著，欣欣露笑容，聽衆鼓掌若雷動，直至梁先生之發言，始戛然而止。此設計凡兩日，第一日第一場，約四五小時，第二場約二三小時；第二日亦分兩場，每次時間均較第一日爲短。第一日，胡先生未到；第二日第二場，胡先生竟伴梁先生而來。兩先生相視而笑，聽衆不禁爲之歡呼。吾猶憶梁先生每講至得意處，爲之聲色俱厲，頻頻回顧胡先生曰：「適之，此處你是不是造謠？」聽衆輒聞堂大笑；而胡先生則微笑點首，欣欣然神色自若也。此兩日之

講演，將一部哲學史，逐章逐節批評，何只十數萬言？今不能詳記。而其最重要者，老子之時代問題，爲梁胡是非之最大關鍵，亦中國哲學史上之最大關鍵。胡著謂中國哲學之祖，當推老子，故以老子爲之先；而梁先生則謂老子乃戰國時人，並舉多例證明之。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，則胡著之「史」的立場，即根本推翻矣。其次，胡著謂大凡一種哲學，必前有所因，後始有所創，未有憑空從天而降者；而梁先生則謂中國哲學從老子起，不詳述其淵源所自，正是憑空從天而降者。倘以梁先生之說爲是，則胡著之體系，亦陷於自例相違矣。再次，梁先生謂胡著講老莊孔子之學最膚淺，講荀子處較好，講墨辯處最精闢；然此或二人見解之不同，無關宏旨矣。梁先生總結論時，頗謂某處某處請著者修正；胡先生當乘致答，乃全不接受。並謂西洋每於宗教會議時，多假設「衛道派」與「魔鬼派」，相互辯論，以求最後之真理。是則「魔鬼派」之言論，亦未見於真理無補也。胡先生以滑稽口吻，自認爲中國之「魔鬼派」，而推梁先生爲中國之「衛道派」，道不同不必強相謀，各是其是而已。當時之論戰止於此。余所以記之者，